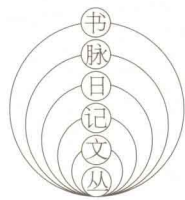


日记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日记是心灵的栖息之地，日记是时代的缩影，日记是历史的见证。

古农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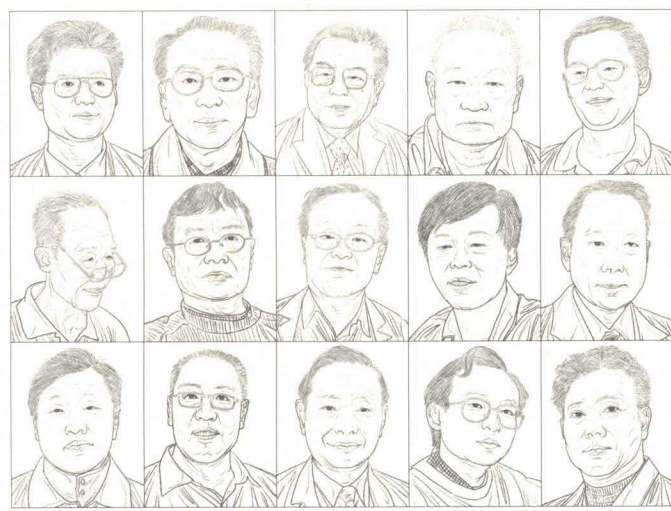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品读日记——体味百态人生

品日读记

聿一吟題

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古衣 主編

品讀日記

龔一吟題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记品读 / 古农编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1.11

(书脉日记文丛)

ISBN 978-7-5115-0708-2

I. ①日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日记—鉴赏—中国

IV. ① 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892 号

书 名: 日记品读

主 编: 古 农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林 薇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23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19.25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708-2

定 价: 33.00 元

日记，记载着往事，
也承载着情感！

人民日報
出版社

古衣 主編

品 日 讀 記

龔一吟題







序

一

天下事，真有不可思议者。这些日子，正在读《翁同龢日记》，某日下午，接古农先生函，说他编了一套日记丛书，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，嘱我写篇序文。

古农先生者，鲁人于晓明也。早在多少年前，我就喜欢上了此君。不为别的，只为他的那种执著的精神。

这样说了，心里知道是不妥的。为何？执著得看做什么事。有的执著，是不执著也得执著的，比如学者的读书，藏书家的购书，是执著也可说是本业或是本志。有的执著却是先须有见识，再须有定力，还须胼手胝足以赴之，才会有些微的成绩——有时连这些微的成绩也还在似有若无之间。这回不用比着了，说的就是古农先生，就是他多少年来，对日记文学的呼吁，对日记纪事的提倡，对日记学术的研讨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多少年来，编创《日记报》和《日记杂志》。只是我前面的叙述，要稍作修改，些微的成绩，似有若无之间云云，是我前些年的感叹，或者说是担忧，现在可说是劳绩昭然了。

拟出版的几册，计《日记漫谈》《日记闲话》《日记品读》《日记序跋》四种。四种均为文章汇集，所汇文章，基本上都在《日记报》和《日记杂志》上发表过。我细细地看了这几种书的目录，并看了其中的一些文章，不能不惊叹，这些年来，古农先生在这方面，用心之细，用力之勤。同时也明白了，作者的心志之所在——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，建立一门

名为“日记学”的学问！

建立一套学问体系，固然是一种成功的标志，但我却认为，对国人来说，普及日记理念，提倡记日记，记真实的日记，进而研读日记，有甚于建立“日记学”的意义在焉。这里，我愿不惮其烦，说说我自己记日记的经历，或许能更为清晰地说明我要说的意思。

为了真实无误，免得有人说我是为了写此文才编造出这样的故事，或是加重事件的意义，且让我引录一段自己先前发表过的文章：

1970年3月6日夜里，约摸十一点钟的样子，我们土坯房的同学都睡下了，系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人……那位教师冷冰冰地宣布：经系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从即日起，给韩安远（我在校时的名字）办学习班……又对我说：韩安远，听说你平常写日记，现在把你的日记全部交出来，还有什么笔记本，也一起交出来。说着指指我的床下……反抗是没有用的。我乖乖地拖出箱子，打开锁子，将日记一本一本取出摊在床上。共十三册，全是精致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。那位教师像是不放心，又在箱子里翻了翻，见全是书本才住了手。最后由那位教师给我开了个收据，班干部抱起全部日记，三人一起走了。

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《文坛五同学》，又见《人民文学》2010年第2期）

从1962年上高中起，直到这次抄家前，我一直记日记，约摸有八年之久。这里说是十三册，只是抄走的数字，还有一册将要记满

的日记，在“大串联”途中丢失了。也就是说，八年间，我记了十四册的日记。抄去的十几册日记，学习班结束后，听从一位朋友的劝告，全烧掉了。此后十几年间，怕再惹麻烦，没有记日记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真的看出不会再有什么险恶了，又开始记日记。一天不落，已有二十多年。

此文开始，说我正在看《翁同龢日记》，也不是瞎说，可从我那几天的日记中得到证实。古农的信，是11月2日写来的，在我11月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上午读《翁同龢日记》。”前一天即10月3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话：“上午读文廷式《南轺日记》，记述去江苏任主考官，一路行踪行事，主考任上作为感受。前曾看过《翁同龢日记》中，翁氏赴陕西、山西主考事，两相参照，对清代乡试之规矩，有了大致了解。”《南轺日记》是一本史料笔记书中收录的一篇，数千字而已。

这就要说到我近年来看书习惯的改变。我还是有点读书癖的。前些年爱看传记，连带的爱看回忆录，这两年，不知为什么，喜欢上了看日记。道理不难明白，不过是求真而已。在我看来，不管有人有着怎样的遮掩，

大体来说，作为史料，日记还是最真实最生动的。档案材料，真实过于日记，生动就差多了。这两年，看日记上了瘾，陆续购买了《越缦堂日记》《翁同龢日记》《缘督庐日记》等多部，加上原先就有的《郑孝胥日记》等多部，我的晚清日记，也就相当可观了。

综合上述两项，一是我记日记的经历，一是我对“日记——史料”的认识，大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能不能记日记，敢不敢真实地记日记，是一个时代清明与否的标志。再就是，能不能坚持记日记，是一个人有没有毅力的体现，也是一个人敢不敢坦然面对社会，面对历史的体现。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好人，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基本（不是全部）真实的人，在日记里，我记下了我做的好事，也记下了我做的坏事。

提倡记日记，真实地记日记。这，我想也正是古农先生十几年来所追求的，希望实现的吧。

看看这套丛书，至少会让你明白记日记的意义，还有一些可行的方法。

勇敢地记日记吧，这是你对社会的信心，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。

韩石山

2010年11月25日于潺湲室

序

二

先来做回文抄公。1925年3月，周作人写了一篇《日记与尺牍》，开宗明义：

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，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。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，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，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。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，日记则给自己看的（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），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。

一年四个月以后，鲁迅也写了一篇《马上日记》，公开声明：

我本来每天写日记，是写给自己看的；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。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，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；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，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《内感篇》外冒篇似的，须摆空架子，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。我想，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。

周氏兄弟不约而同对日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尽管表述各不相同，但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，即日记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，“更真实更天然”，更可以看出作者“真的面目”来。相隔八十五六年后重读这两段话，我仍深以为然。

在我看来，日记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体裁，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，不加掩饰的，也不打算公开的，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

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，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，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，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、活动、观点和著述，大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，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。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，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，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。

但是，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，很少引起关注。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，1927年9月郁达夫《日记九种》的出版，曾轰动一时；1937年6月，上海《青年界》月刊又出版了“日记特辑”；但完整的作家日记面世，则自鲁迅始。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影印了《鲁迅日记》。冯雪峰在《〈鲁迅日记〉影印出版说明》中强调这部日记是“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”，将其影印出版“完全为的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”。1963年11月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第三辑又发表了《〈朱自清日记〉选录》，王瑶在《题记》中也强调这些日记“关于他（指朱自清）全生命活动中最丰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实记录，如果都印出来，是非常可宝贵的”，可“作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学为人的参考”。由此可见，学界对作家学者的日记一直十分重视，一直肯定它们的研究价值。

我所见第一部系统研究作家日记的专著是包子衍的《〈鲁迅日记〉札

记》(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),作者以几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《鲁迅日记》,厚积薄发,出版了这部虽仅十五万字却有分量的《鲁迅日记》研究成果,书中把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日记记载互证的研究路径,尤其启发。作者在此书《后记》中特地引用了冯雪峰的话,冯雪峰主张研究鲁迅日记“重点是在‘考’与‘注’”,颇有见地。其实,不但鲁迅日记,解读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日记,考证注释工作都是至关重要,必不可少的。

1980年代以降,随着黄侃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顾颉刚、吴宓、苏雪林、杨树达、宋云彬、萧军、夏承焘、夏济安、郭小川、顾准、王元化……等近现代作家和学者的未刊日记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,尽管日记长短不一,又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,内容或也有所删节(公开出版的日记有无必要删节,一直存在争议,我是主张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的),都无不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兴趣,相关的研究成果接连

不断。余英时著《未尽的才情——从〈顾颉刚日记〉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（2007年3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）对顾颉刚日记的精彩解读，江勇振著《舍我其谁：胡适》第一部（2011年4月北京新星出版社初版）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独到分析，都在“考”和“注”上下足了功夫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在这样的文学和学术背景下，古农君与自牧君等合作，于十年前创办了《日记报》（后改名《日记杂志》），倡导日记写作和日记研究，推动民间与学界日记研究者的交流，别具一格，坚持出版，意义非同一般。现在古农君又精心编选了“日记丛书”四种，收录海内各家围绕日记和日记文学的各种著述，有评论，有漫谈，有自叙，还有序跋，妙论迭出，足资启迪。这不仅是对《日记报》创刊十周年的一个总结性的纪念，也为建构当代中国的“日记学”作出了新的努力。作为《日记杂志》一名并不勤奋的作者，在“书脉日记文丛”即将出版之际，我就写下以上这些话以为祝贺吧。

陈子善

2011年5月4日于海上梅川书舍

序

三

正如古农君所感喟的，“日记，记载着往事，也承载着情感”。而以《日记漫谈》《日记序跋》《日记闲话》《日记品读》四册选集所构成的“书脉日记文丛”，则记载着《日记报》《日记杂志》的成长历程。

十多年来，我们用一腔钟爱日记的热情和干劲，用菲薄的收入和赞助，再加上可贵的恒心和坚持，终于使《日记报》这株幼苗茁壮成长成为《日记杂志》这棵树，同时还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和褒奖，从而被南京大学徐雁教授认定济南已成为中国当代日记研究的重镇；被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引为知己和“启发者”——结识《日记报》后又忘情地开始了记日记；还有长沙诗人彭国梁也在已出版的《书虫日记》的序文中公开声明是《日记杂志》引导他开始记日记，并且一发而不可收，连续出版了两部《书虫日记》。不可否认，在我们周围，的确集结着一大批全国各地的“日记人”，大家以日记为纽带，集思广益，协力同心，围绕日记学这一新学科展开了相关研究探讨，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日记及日记文学论坛大会，适时启动了《中国日记大辞典》的编纂工程，加快推动了创建中国日记博物馆的步伐……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：目前全国的日记写作、日记教学、日记出版、日记研究已成为历史上的最好时期。放眼前瞻，我们信心大增，随着古农君主持创建的中华日记网的开通运行，

用不了多久，一批真正能够代表当代日记研究水平的成果将会陆续问世。

收入“书脉日记文丛”中的文章，几乎都在《日记报》《日记杂志》上刊登或转载过，检点《日记报》和《日记杂志》所设置的栏目，可以因栏目成书的还有《日记情怀》《日记书札》《日记人物》《日记论坛》《日记原版》《日记书林》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以《日记杂志》“半月日记系列”专号形式刊印的《半月日谱》《半月日注》《半月日影》《半月日志》《半月日识》等原创日记，都有再刊或再版的必要，殷切希望有胆识、有魄力的出版家慧眼识真货，及早组织再版与发行。

著有《清人日记研究》一书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在其《自序》中曾写道：“要认识一个历史人物，最简洁的办法，莫过于细读其日记。因为日记是记载作者见闻以及感悟的文字。日记仿佛是一扇心灵的窗户，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，一切便都呈在眼前了。许多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，并不见诸奏章尺牍，或文书档案，而只有在日记中才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。”以“普及日记写作，促进日记研究”为己任的《日记杂志》同仁，我们有信心也有必要帮助大家推开日记这扇心灵的窗户，让大家观赏到日记百花园中的珍稀异木和奇葩秀草——这也正是我们选编刊印这套“书脉日记文丛”的初衷和目的。

自 牧

2011年11月21日于历下东山居之百味斋